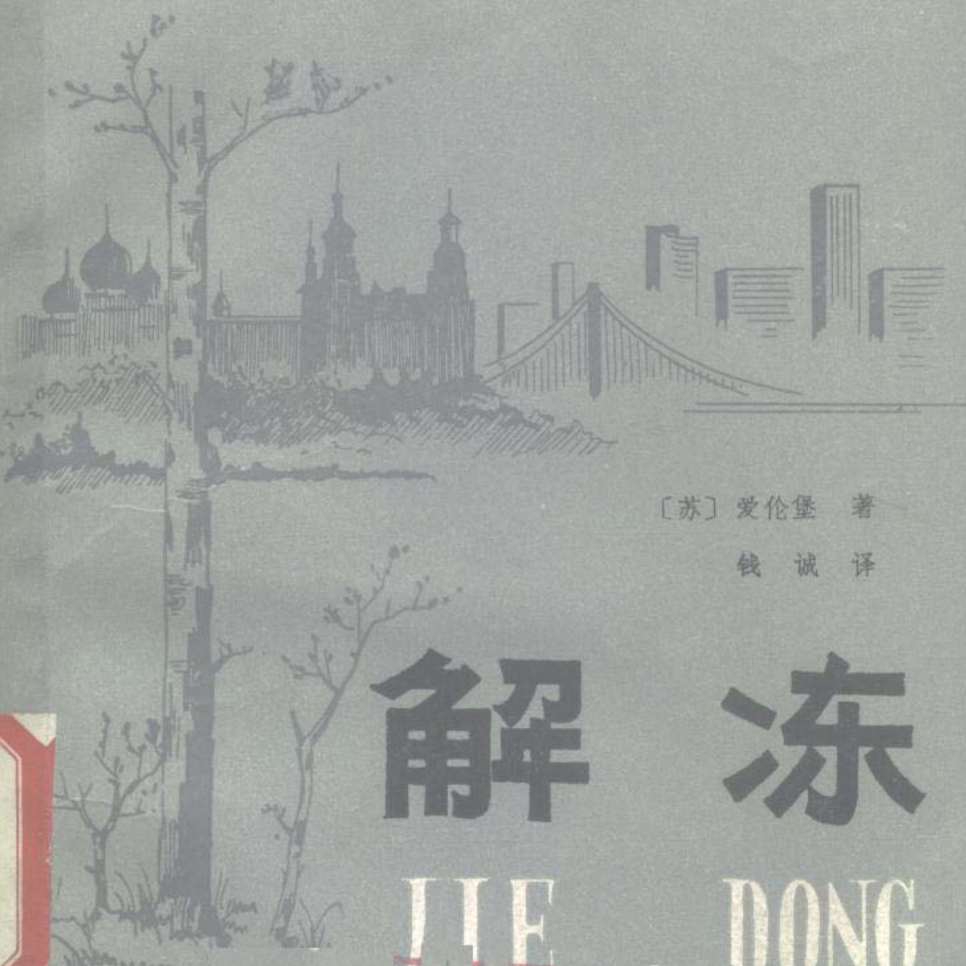


苏联文学教学研究参考丛书



〔苏〕爱伦堡 著

钱 诚 译

解冻

JIE DONG

苏联文学教学研究参考丛书

解 冻

И·爱伦堡 著
钱 诚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解 冻

II·爱伦堡 著
钱 诚 译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大厂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 字数：230千字

1982年2月第1版 198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统一书号：10243·8 定价：1.15元

（限国内发行）

译者的话

此书共分一、二两部。第一部于1954年5月在苏联《旗》杂志上发表后，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在各国出版的机关刊物《国际展望·和平月刊》均曾先后翻译转载。在这种形势下，根据所达成的协议，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始于1955年在中文《国际展望·和平月刊》第43—46期上连载了它的中译文，当时是由我和沈江同志合译的。1956年苏联发表此书第二部，中国当时并未翻译它。至1962年，作家出版社鉴于国内研究工作的需要，决定出版第一部的单行本，由我仍根据《旗》杂志校改了译文。第一部中译本出版后，我在译第二部时，始见到此书俄文单行本，发现作者在出书时对《旗》杂志上发表的第一部原文作了不少修改，个别地方还有成段增删。后来一直没有机会改正中文本。

这次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为适应教学及研究工作的需要，决定将此书收入《苏联文学教学研究参考丛书》，我借此机会根据原文单行本重新校改了全书的译文。由于个人水平有限，难免有错误不妥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钱 诚 1981.12

苏联文学教学研究参考丛书

出版说明

本书主要向外国文学工作者、文艺理论工作者及高等院校文科师生提供苏联文学方面的有关资料、专著以及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家及其代表作品等，以利于开展教学和研究工作。

丛书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编译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史等方面的专著，或专题论文；
2. 重要作家、文艺流派的代表作选译，或按不同题材、体裁、风格选编的作品专集；
3. 对教学和研究工作有较大参考价值的资料汇编；
4. 其他。

本丛书由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编译，分辑出版，每辑有一个或几个专题。

丛书近期内计划有以下专题：

1. 苏联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电影、戏剧剧本选(《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及其他》)；
2. 苏联当代作家论文学创作；
3. 苏联当代教育题材小说选；
4. 格拉宁的小说《画》；
5. 苏联六十至七十年代文学研究资料汇编；
6. 其他。

1981.12.

玛丽娅·伊莉妮什娜很激动，眼镜滑到了鼻子尖上，斑白的鬓发颤动着。她宣布：

“现在请布莱宁同志发言，请柯罗捷耶夫同志准备。”

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柯罗捷耶夫那细长的黑眉毛微微扬了一下——他感到惊奇的时候总是这样。其实，他是知道自己要在读者座谈会上发言的：图书馆管理员玛丽娅·伊莉妮什娜早就邀请过他在会上发言，他也答应过。

工厂里的人都很尊重柯罗捷耶夫。厂长伊凡·瓦西里耶维奇·茹拉甫辽夫不久前还在市委书记面前承认过：如果没有柯罗捷耶夫，高速切削机床的生产就得推迟到下一季度。不过，人们尊重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个出色的工程师。他那丰富的知识，他的智慧和谦虚，都是令人叹服的。总设计师索科洛夫斯基是个公认为尖酸刻薄的人，但他却从来没有说过柯罗捷耶夫的一句坏话。玛丽娅·伊莉妮什娜曾经和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偶尔谈起过文学问题，后来，她逢人便高兴地说：“他对契诃夫的作品体会可真深刻！”因此，她象小学生准备大考似地准备了一个多月的这次读者座谈会，自然，不请柯罗捷耶夫参加是不行的。

工程师布莱宁把一沓儿讲稿放在自己面前。他讲话非常快，好象惟恐来不及说完似的。有时候他结结巴巴，讲得挺吃力，于是就戴上眼镜，翻看讲稿。

“刚才几位发言的同志讲到了这部小说的缺点，讲得很

对。但是，尽管有这些缺点，可以说，它还是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农艺师祖布佐夫为什么在造林问题上失败了呢？可以说，作者提的问题很正确：是祖布佐夫对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意义认识不足。当然，党组织书记舍巴林是能够帮助他的。但是，作者在这里又鲜明地表现了忽视集体领导所造成的后果。如果作者能够考虑这些批评意见，把若干情节改写一下，那末，可以说，这部小说仍然不失为我国文学中的一部优秀作品……”

俱乐部里挤得满满的，过道上，门两旁，都站满了人。看来，州出版社出版的这部青年作家的小说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兴趣。但是布莱宁用大段大段的引语，用他的口头语“可以说”和枯燥无味的公事腔把大家折磨了很长时间。只有寥寥几个听众出于礼貌鼓了几下掌。

“现在请柯罗捷耶夫同志发言。下面请斯托里亚罗娃同志准备。”玛丽娅·伊莉妮什娜这样一宣布，全场顿时活跃起来了。

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讲得很生动，大家都认真地听着他的发言。但是，玛丽娅·伊莉妮什娜的眉头却越皱越紧了，她想：他谈论契诃夫的作品时可不是这种调子的呀。他为什么要指责祖布佐夫呢？看来，他不喜欢这部小说……不过，柯罗捷耶夫还是称赞了这部小说的，他说，刚愎自用的舍巴林和年轻正直的女共产党员费多罗娃两人的形象都刻画得很真实。祖布佐夫这个形象也是活生生的。

“老实讲，我就是不喜欢作者那样暴露祖布佐夫的私生活。他所描写的那种情况，首先就不够真实，更谈不上有什么典型性了。读者不会相信，一个自视颇高、又很正直的农

艺师会爱上自己同事的妻子，爱上那个喜欢卖弄风骚的轻佻女人。他们之间，在精神方面，是没有共同兴趣的。我觉得，作者是在追求廉价效果。实际上，我们苏联人的灵魂是更加纯洁、更加严肃的。祖布佐夫的爱情倒有些象是从资产阶级作家的作品中机械地搬到苏联小说中来的……”

一阵掌声送走了柯罗捷耶夫。有些人喜欢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的讽刺——他讲到了某些作家的创作旅行，说他们带着笔记本，向十来个人浮光掠影地问了一下，回来就宣布：“我已经收集到了写长篇小说的素材。”有些人感到满意是因为柯罗捷耶夫认为他们比那部小说中的主人公更高尚，内心世界更复杂。还有些人鼓掌则只是因为柯罗捷耶夫本来就是个聪明人。

坐在主席台上的茹拉甫辽夫对玛丽娅·伊莉妮什娜大声说：“他批判得很好，这是无可争辩的。”玛丽娅·伊莉妮什娜没有搭腔。

好象只有茹拉甫辽夫的妻子，中学教师莲娜一个人没有鼓掌。茹拉甫辽夫叹了一口气，心想：她总是标新立异。

柯罗捷耶夫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我象是感冒了。这个时候病倒可真不妙！我还得处里布莱宁的设计方案呢。本来不该发言的。不过是重复了一遍谁都懂得的道理！头痛。这里真热得难受。

他根本没有听见卡佳·斯托里亚罗娃在讲些什么。一阵掌声打断了她的发言，把柯罗捷耶夫吓了一跳。因为工作关系，他认识卡佳。她是个快活的姑娘，浅黄头发，眉毛也很浅，脸上经常流露着一种对生活的无限赞美。柯罗捷耶夫迫使自己细听卡佳的发言。原来卡佳正在反驳他：

“我真不明白柯罗捷耶夫同志发言的意思。我并不想说这部小说写得象古典作品，比如象《安娜·卡列尼娜》一样好。不过，它很感动人。我听许多人都这样说。这跟‘资产阶级作家，有什么关系呢？我想，人都是有感情的，所以人才会痛苦。这又有什么不好呢？我可以坦率地说，在我的生活中从前也有过这种时刻……总之，这是很激动人心的，所以就不应该抹煞它……”

柯罗捷耶夫暗想：谁能想到这个平时嬉皮笑脸的卡佳已经体验过什么人生悲剧呢？“人都是有感情的”……他突然出神了，他再也听不见别人的发言，瞧不见玛丽娅·伊莉妮什娜和俱乐部里摆的灰褐色多刺的棕榈和书架。他目不转睛地望着莲娜，几个月来的痛苦一齐涌上了心头。莲娜一眼也没有看他。他希望这样，但又害怕这样。近来，每当他们见面的时候，总是如此。可是，就在不久以前，夏天，他跟她不是还可以毫无拘束地谈笑、争论吗！那时候他常常到茹拉甫辽夫家去，虽然他心里并不喜欢茹拉甫辽夫，认为这个人太缺乏热情。他之所以常到茹拉甫辽夫家去，主要是因为他觉得同莲娜谈天很愉快；这个女人很有意思，我在莫斯科还没有遇到过这种女子呢！当然，这里的人们不大爱闲聊，看书多些，有时间思考问题。可是，莲娜在这里也是例外。看得出，她是个深沉的人。她怎么能和茹拉甫辽夫在一起生活呢，简直令人不能理解。她比他高出一头呀。但是，他们相处得似乎很和睦，一个小女儿已经五岁了……

不久以前，柯罗捷耶夫还能够心平气和地从旁欣赏莲娜。有一次，青年工程师萨夫琴柯对他说：“依我看，她称得上是个真正的美人。”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却摇摇

头：“不……但是她的相貌倒是灾易叫人记住的……”莲娜有一头金色头发，在阳光下看来象是棕色的；她的一双绿莹莹的矍眈的眼睛时而热情洋溢，时而又显得非常悲伤，而更多的时候则是叫人无法理解——好象再过一分钟她整个人就会消失，会完全消失在斜射进室内的尘埃飞扬的阳光中。

柯罗捷耶夫想，那时候多么好啊！他走出俱乐部，来到大街上。啊，风雪真大！我到俱乐部来的时候，一点风也没有……

柯罗捷耶夫迷茫地走着，他已经不记得什么读者座谈会和自己的发言了。他眼前只有莲娜，只有失去了平静的生活、近几周来的狂热幻想、以及他从未体验过的无法控制自己的感觉。的确，同志们认为他是个幸运儿，一切都很顺利，两年内就博得了普遍的好评。但是，要知道，他的过去可不仅仅是这两年。前些天，他度过了三十五岁的生日。生活并没有总是这样溺爱他。但他善于同困难作斗争。他那瘦长的面孔、高高突起的前额、时而表情冷淡、时而显得谦恭和蔼的灰色眼睛、嘴角旁的两道深深的皱纹，都显示出他坚强的意志。

他经受第一次重大考验是在十年级读书的时候。一九三六年秋天，他的继父被逮捕了。第二天早上，他在家门口遇见了他的好朋友米沙·格里波夫。柯罗捷耶夫喊了他一声，想和他谈谈自己的痛苦，问问该怎么办。但是，米沙皱起眉头，什么也没说，躲到街对面去了。不久，柯罗捷耶夫被共青团开除了。他妈妈哭着说：“与你有什么相干呀？……”他反而安慰妈妈：“不能这么说，这种情况是个别的……”他到工厂去当了工人。他没有恨谁，也没有脱离群众。他交

上了新朋友，对工作也很满意。晚上他就抓紧时间学习。他对妈妈说，几年之后他就会成为大学生。

几年之后，在炎热的八月里，他随着一个撤退的师团在草原上行军。他情绪很坏，但并没有灰心。不知道为什么，将军总是拿他发泄怒气，当众骂他胆小鬼，说他贪生怕死，并且威胁说要把他交付军事法庭。柯罗捷耶夫却心平气和地对别的同志说：“他骂人，这是好现象。这就是说，我们能够摆脱困境了……”那以后不久，他的肩部被弹片打伤了。在野战医院躺了半年之后，他又回到前线，一直战斗到战争结束。他爱上过一个叫娜塔莎的女通讯兵。他们那一营已经打到布雷斯劳^①的时候，他才晓得，原来她也爱着他。她说：“你的样子很冷淡，甚至叫人不忍接近。但是，你的心却不是这样，这一点我一下子就感觉到了……”他幻想着，战争一结束他就会得到幸福。可是，娜塔莎却平白无故地牺牲了——五月十号她在德累斯顿^②的大街上被地雷炸死了，虽然那时候谁都已经不再想到死了。柯罗捷耶夫坚强地忍受了痛苦。同志们没有一个人能猜想到他内心有多么难过。只是过了很久，有一次妈妈对他说：“为什么你还不结婚？要知道，你都三十多了，我一死，谁照顾你？”他这才说出了心里话：“妈妈，我已经在战争中把幸福失掉了。现在，我不想这个……”

对于时而袭来的烦恼，他只知道用一种药来医治，那就是工作。他是机器制造学院毕业的。他的毕业论文曾受到称

①波兰西南部城市，位于奥得河畔。（本书註解全系译註）

②或译德雷斯登。德国城市，位于易北河畔。5月9日是胜利日。

赞。本来打算把他留在学院里，但是不知是谁替另一个人托了人情，结果，柯罗捷耶夫就被分配到这个伏尔加河流域的城市来，安排在工厂里。到了这个工厂之后，他才被人们认为是幸运儿，一切都很顺利。厂长茹拉甫辽夫向来是不信任年轻人的，但却马上赏识了柯罗捷耶夫的才干。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还被选为市苏维埃代表。他时常作报告。工人们很乐意同他谈思想，认为他为人正直，没有因为地位高而变坏。

他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他现在不能克制自己了呢？为什么走在这风雪之中他还要苦苦地想着莲娜？不，他没有想，他只是感觉到她再也不会离开他的生活了。这是一种什么诱惑？这一切都太蠢了，幼稚可笑！而且跟他的整个生活也不协调……

风势还不见减弱，大雪纷飞，吹打得人耳聋眼花。柯罗捷耶夫忽然停住了脚步，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他扬了一下眉毛，笑了起来——他想起了自己在读者座谈会上的发言。

难道不可笑吗？我走上讲台，一本正经地论证说那种事情根本不会发生，是作家虚构了一个祖布佐夫，迫使他迷恋上一位同志的妻子，让他在大家面前丢脸，最后，为了收场，便把他打发到北极地区去了。当然，柯罗捷耶夫会抗议：“这是追求廉价效果，不是典型现象！”好吧，好吧，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让我们记住：我们和祖布佐夫这种人根本不存在，我们是虚构出来的，是被线牵着的木偶，我们并不存在！

大概莲娜这时候正在问自己：柯罗捷耶夫究竟是个什么人？是个伪君子，还是个可怜的撒谎者？别人或许没看出

来，但她一定是猜到了。女人极善于理解这种事情。我几乎一直到最后都没有下决心向娜塔莎表白，可她后来却对我讲：“我早在索智河^①上的时候就已经发觉了。还记得吗？那时候老是轰炸，而你却一定要刮胡子……”我也许懂得机器，但是，不善于理解感情，……当然，现在莲娜正在嘲笑我。

不过，我为什么想这些呢？莲娜是茹拉甫辽夫的妻子，我和她走的是不同的路。当然，可以摆脱这些胡思乱想。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可真是的，我怎么会说出：“这种事情是不会有”呢？我也不知道。无论如何，我当时并没有想撒谎。我个人的感情跟谁也不相干，这是我工程师柯罗捷耶夫个人的事。而出版小说则是社会现象。为什么要描写这些事情呢？这对谁都不会有好处。祖布佐夫在造林工作上失败了，读者会从中得出结论的。至于他对别人的妻子产生了感情，这可是一种荒唐的旧思想残余。爱情是水泥，大家都这样说，但这种爱情却会起腐蚀作用。这样看来，我的发言是正确的。当然，不发言就好了。但是，问题不在这里。我必须控制住自己。

明亮的圆路灯周围的雪花象一群受惊的、兴奋的小鸟，上下翻飞。路灯下面，一对恋人互相拥抱着站在那里。那女的“会不会就是卡佳？”柯罗捷耶夫心想。那个姑娘突然叫了一声，两人很快地向前走去。柯罗捷耶夫微微一笑。也许是卡佳，也许不是。我和娜塔莎也这样在柏林近郊的公园逛过，那里有灰色的湖水、睡莲，忽然迎面走来一个少校……

①苏联西部河流，第聂伯河的支流。

年轻的时候，这一切多么好呀！应该丢掉脑子里这些胡思乱想，一下子彻底丢掉。

街上空无一人。人们早就都回家了——刚才批判过农艺师祖布佐夫的人，在剧院里看过《隐身女人》的人，听过关于发展畜牧业的讲演的人，或是拜访过朋友的人——都回家了。那些白天显得无精打采的新楼房，现在看来仿佛是剧院的布景：金色的窗子在和风雪搏斗。

楼房里住着各式各样的人，他们在争吵、睡觉、痛苦、欢乐。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事……但是这一切都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工作。

他知道，只有工作才能拯救他。所以，当他划亮了一根火柴走上黑暗的台阶时，愉快地想着：现在，我可以坐下来考虑布莱宁的设计方案了。他把图样、用材计划表摊在桌上。暖气怎么烧得这样厉害，简直喘不过气来！他打开了通风窗，雪花飘进屋来。我大概是感冒了。或许这也是胡思乱想？应该工作。

平常，他工作的时候一直坐着不动，可以坐到半夜。今天他却常常靠在椅背上，挪一挪台灯或烟灰缸，或者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步。一个巨大的、仿佛是陌生的影子在白墙上惶惶不安地奔窜。

布莱宁的意见是对的，焊接工作关系很大：焊接不好，就弯曲。明天找茹拉甫辽夫谈一下。现在他们大概在喝茶，莲娜正对他说：“柯罗捷耶夫发言的腔调象个小官僚。”她在笑，但茹拉甫辽夫却在为我辩护：“谈小说他不在行，但他的工作做的不坏，这是主要的。”对！伊凡·瓦西里耶维奇，这是主要的！莲娜笑的时候，她的眼睛就变得深邃了。

有时候她在笑，眼睛却是悲伤的。荒唐！应该把减速器的事告诉茹拉甫辽夫……

到了早上五点钟，他满意地对自己说：可以推荐布莱宁的设计，只须作些修正就行了……不值得再睡了，很快就得上工厂去。但不睡觉也很难，又会胡思乱想的。要不就拿张便条把对布莱宁设计方案的修正意见写下来？这样也许更容易说服茹拉甫辽夫。而且可以把这一个小时打发掉……

大风雪还在一个劲儿地刮。但是黑暗的街道上已经活跃起来了，人们忙着去上班。路灯还是那样明亮，白色小鸟还在飞舞。只是那对恋人不见了。

“多么好的电影！我一夜没有睡着……”

“你对叶果罗夫说说，他会准你事假的。拿医生证明歇病假可太蠢了……”

“鲑鱼上市了，买的人挤得水泄不通……”

而柯罗捷耶夫在想，这些胡思乱想多么顽固！老是摆脱不掉。也许根本就不会摆脱掉，谁知道呢。我在一本书里面看到过这种情形，看来还得自己体验一下。他忽然微笑起来：这一切都很蠢，但是，我似乎是幸福的……

二

莲娜从读者座谈会回到家里，铺上桌布，一边从厨房里拿来茶壶、冷肉饼，一边喃喃地说些什么。茹拉甫辽夫看得出她现在心绪不宁。如果他这时问她出了什么事，她大概会惊慌失措的。但他却无意中给了她启示：“又是给学生打了些两分，因而不高兴，是不？”她松了一口气，连忙回答

道：“可不是！”

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拿起报纸（他早上没有看完），边吃边看，不时地瞧妻子一眼。他说：“把尼基福罗夫好好骂了一顿！”“压榨机不够用，这是无可争辩的。”莲娜都赶快表示同感。

好在他正看报，她便可以趁这时间好好想想了。要知道，直到现在她才明白：事到如今已经不能挽回了。让她一个人来承受这一切，实在可怕！……

莲娜在大学时代有很多朋友，可现在住在这工厂新村，她有时却感到苦闷：没有人可以谈谈。她现在非常愿意接近那些阅历深的人。她自己也笑话自己：已经当了教员，但我还想让别人来教自己。本城有一位极为出色的人物，安德烈·伊凡诺维奇·普霍夫，他直到去年还在学校里工作。大家对他非常尊重，他是个老布尔什维克，参加过国内战争，是个很有才干的教育家。莲娜更是把他当成了自己的救星。她刚到学校教书的时候，孩子们在课堂上吵闹，不听她讲课，她茫然不知所措，夜里不知暗自哭过多少次。是安德烈·伊凡诺维奇帮助她学会了工作，给她指出了最主要的问题：中学生也同大人一样，每个人都有个性，必须了解他们，取得信任。他象对亲生女儿一样和她谈话。她一天不见安德烈·伊凡诺维奇几句话，就仿佛过不了似的。但是，去年冬天，普霍夫得了重病，医生诊断说是心绞痛，禁止他再工作。不错，现在安德烈·伊凡诺维奇觉得好些了，有时候他也到学校来——学校总是吸引着他，但是，莲娜不敢再用自己的疑难问题去麻烦他。她责骂自己说：该靠自己的头脑生活了，快三十岁了，已经不是小孩子……可是，连个可

以商量的人都没有，总还是很不好过的。

有时候莲娜去拜访女医生薇拉·格里哥里耶夫娜·舍列尔。她们是一年前认识的。莲娜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晚上：那天她第一次意识到丈夫和她是完全不同的人。她感到非常可怕，哭了一整夜。莲娜喜欢薇拉·格里哥里耶夫娜。但是，她们不常见面，因为舍列尔总是很忙。而且舍列尔性格有些孤僻，大概是因为长期独身生活的缘故；她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她对莲娜说：“第二次就不行了。”莲娜不好意思常去打扰薇拉·格里哥里耶夫娜；她也有自己的痛苦。

不知怎么莲娜很快就与柯罗捷耶夫成了朋友。他很健谈——谈战争，谈德国，谈同志们。在他的谈话中，个个人物栩栩如生，以致莲娜觉得自己也很熟悉这些人。他们还争论对某些文学作品的看法：莲娜说，她不知为什么不相信伏罗巴耶夫^①的幸福，而柯罗捷耶夫则极力证明那是真实可信的。他喜欢里斯托巴德^②，而在她看来这个人毫无热情。谈到格罗斯曼的小说时，柯罗捷耶夫说：“他把战争表现得很真实，的确是这样的；不过，书中的人物议论太多，有点言过其实，反而使人们不相信他们。”莲娜反驳说：“难道您的议论少吗？”他难为情起来，嘟哝着说：“不能把话题转到对方身上呀……看来，我的议论使您厌烦了……”

他从来没有对莲娜讲过娜塔莎，也没讲过自己的青年时代。但她觉得他并不是象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所认为的那样一个“幸运儿”。她很赞赏柯罗捷耶夫的毅力和他隐藏内心

①苏联作家Л.巴夫连柯的小说《幸福》中的主人公。②苏联作家潘诺娃的小说《克鲁日里哈》中的主人公。